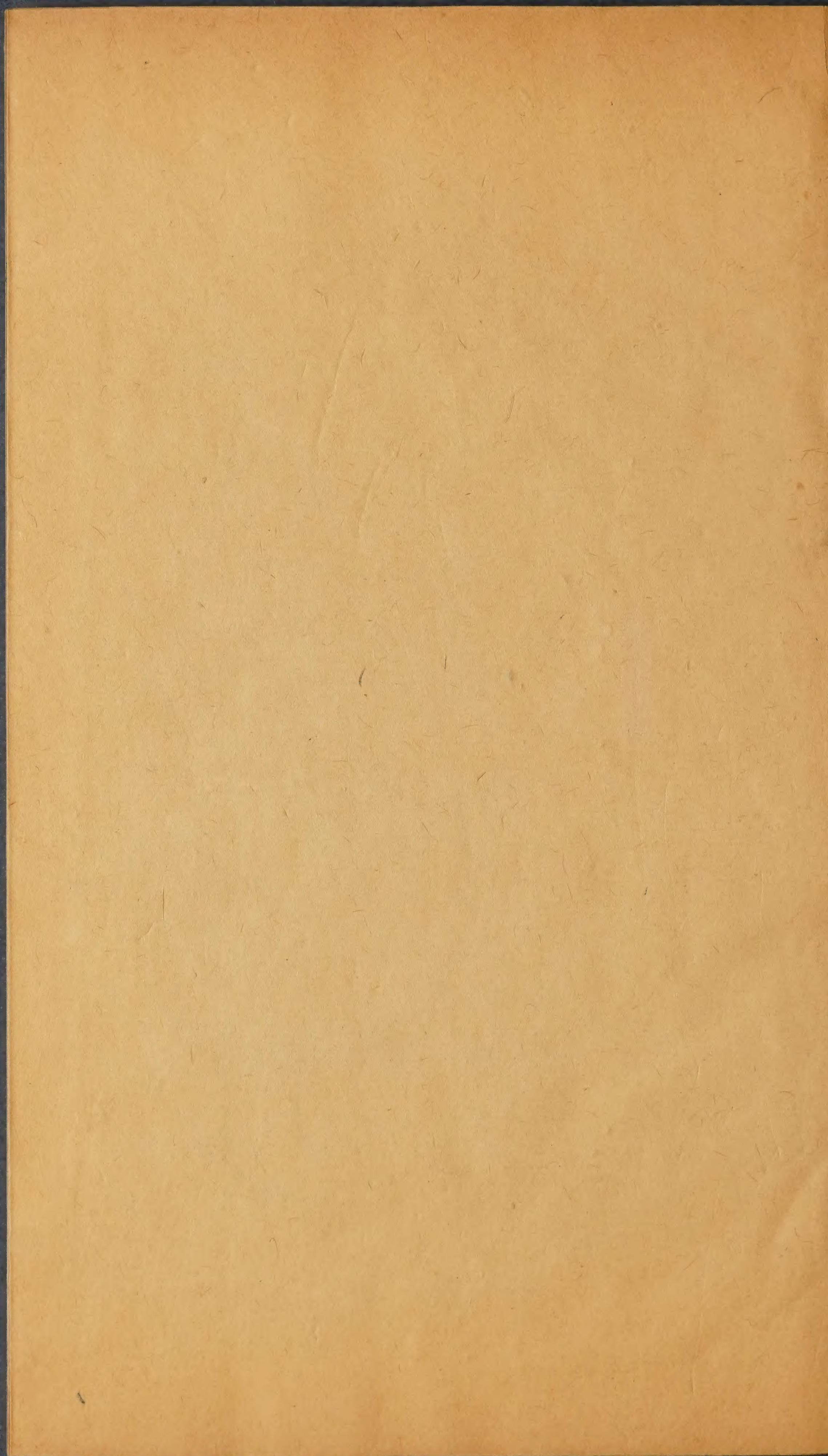


合陳商著凡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章豈異於是乎實錄言其人者孫樵能文之士以爲不及班史過

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唐順宗實錄　韓愈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寛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伍文所以易入）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它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

哉○歐陽修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按此亦退之之詩也○柳宗元獻平淮夷雅表曰臣[illegible]國恩[illegible]

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
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
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
○以○狡○險○剝○重○權
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
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諫議大夫陽
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
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
上有力焉○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
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

文章二公可以當此語矣

歐陽修曰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譽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蘇軾曰公之神在天下者

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京兆尹李實詔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

如水之在池中無所往而不在也

公自云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盛非自鳴也公所感當日者深矣

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

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户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

爲農夫寫生

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户仍邀以驢送柴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禽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

帝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

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擕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羡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

叔文制日猜讒瑋材[illegible]徒少欲[illegible]直元隱[illegible]深有謀

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

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累爲盜所奪萬福使

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奏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

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
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
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
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
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
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
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
因留宿衛李正巳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
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
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

將士停𣂏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攻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薦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眞僞紛襍吏因得大爲奸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

八中書侍郎陸贄令吏部分内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逌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巽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賕德宗以參得辠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

短者贄獨身當之曰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奸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寵以贄所疏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于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

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群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廻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于

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材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敍用至是下徵大赦而贄城皆未聞追詔卒[illegible]爲所士君子惜之

忠州年五十三上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陽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奸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

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胱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辠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泱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

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宅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illegible]未仕

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皐裴均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文珍等皆先朝在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啟上

在宅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于其居之側。〇戊午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夕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〇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〇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

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
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
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
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
它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
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
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
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
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旨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
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

大○難○爲○相○知○

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淚蕭襟因獻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旣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旣監國遂逐

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于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

亦省

東扎

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追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識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卑不能

公曰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五子屈原孟子司馬遷相如揚雄又曰知其

出口至處果得崖州焉。

應科目時與人書

突起

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其死

一個譬喻看他一連六個轉換

都只數句、、凄婉

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
公與人書曰子之聞吾言亦悲矣嗟乎子子亦慎其所之哉

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公曰獨見過千大矣乃可貴耳

句句包 前句句刺

一句收

與馮宿論文書

旋閣先生墓志銘開先生講論如家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

歸

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子雲自許與譚嚴所以許雲皆非定論

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

得此兩人論有司遺文字詩盛于盛唐文盛于宋唐信夫

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答呂毉山人書

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

意恐未諳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之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

古今日氣如何汰得

無治不可得也

道。不可謂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益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許遠論

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陥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賢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

[illegible]弟子之言

此立論張本

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俉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乎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

被小人之害

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賢其講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一句摠）（以上一段將不緊要事摹畫點綴如畫總只形）

爲廣南府之尊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淵島驅風一日跨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作梗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徑入備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艸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看昌黎賞鄭公無多語今人則饒舌矣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它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命意高絕体奇轉掣從天降

命意大有關係

歸疾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通篇說司徒公已奇）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揷緌得髓）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論時日更奇）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何等命意）李公曰然今李公（將 客作）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語不放鬆）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結得無滲漏）請以子言爲使歸之獻

郭明龍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謏人而已者恥也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

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 識見好

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

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代

後二應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

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別離

不通經 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

以二疏美少尹而專于盡景鋪弄故出沒變化不可勝言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引古起議論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一篇○情○景丶在丶遇丶病丶上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轉股]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雙結更奇]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有生色讀之自當解頤]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

二鳴字成文乃獨倡机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敘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

答孟郊詩規模皆時剢文字觀天巧人皆

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殁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深許之而有感于宅人者多矣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艸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

興 看亡○調句 二句承一鳴字 擇、入、人、身、 又、入、天、一、段、方、奇、而宕

餘酒肉子獨不得飽又醉留東野我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

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才人詩

宕

謂張籍高度變多見之書思久鬱非久日吾老者請書餘事不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晋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淸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

感慨波瀾又有地位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細才入主人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於古其它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二子者之鳴

推進又若書從當世眞者只傳來世眞者書

渟渟如美且如與雲悵不遇之感借酒上賦矣

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承接妙

又古、地、位

縱、盡一、篇

送王秀才序

一篇柱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

醉鄉

推上本旨一層占地位文益洶湧

送劉師復詩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取又云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尋皆渾然端厚之旨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高閑上人序

開口真截又瑰

神解語使旭見之當絶倒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昔張(咨)旭善草書不治佗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大議論所謂進技於道者

開闔以來奇崛處

看出敍詑

名後世今聞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主何等應拔）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亡遺錙銖（又進一步）情炎於中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奇思）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奇而又奇）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轉收妙）則吾不能知矣

送王秀才序

（如此起論自覓源深而流長此文家極占地位處何）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

通篇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身已門戶故其文有雄視一世氣

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字之文不繁而備矣

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

承上說來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

有分寸

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

昌黎嘗官斯土借後慨情[illegible]

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乎其可量也哉（冷語不盡）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文有奇意）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

東坡所謂兩王子不去

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辠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蛩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廖道士序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
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薄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士乃迷惑
溺沒于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

即上小見喜美文字讀此汗下否

氣專而容宋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廖師善知人若（不輕許）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
不吾告（不了）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
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進見

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郎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郎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郎袖手竦肩倚非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郎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郎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

好奇者往往苦不能奇不必遇異人也

道士亦可惡此人伎倆并盡于數語

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韵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

曰不敢它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予言予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

張中丞傳後敘

古論大都載許遠論兹更詳南霽雲于嵩事並刻之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疑當作南霽雲）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以下皆補翰所不及而發揮）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先了定事却辨其誣）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一段辭）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洗法痛快入骨髓）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冷語感慨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二段解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以嬉笑斬之了不及本事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

忽住以上專爲世之詬遠者訟而直之以下總并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入張巡疏論本末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當時必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睢陽小邑以自困者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憤激剪辨以措衆口

疏二段

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

以下南霽雲事凡乞救城

威功績出巳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强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忼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生色如画）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描寫）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

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又即張籍言段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
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
好學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
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
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
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
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
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
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
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
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
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
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
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
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
又了于嵩案
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

憶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借壁記以點綴之而詞氣多滄宕奇詭近來部郎鄉外省有幕何獨不然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有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

欽如晷

合感慨

必唐故時有此諺

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對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始去

妙處有物數尾雜而詮次特悉於其記可以知其畫之絕世矣〇其文之奇出者矣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陡然起　看它句句別妙處

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

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襍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此段文法蓋取諸考工記及莊子齊物論

入馬雄

物亦作三疊文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聲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惟恐有聞
赫然千載悳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
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
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二者皆學

翁心

南海神廟碑

○○一○句○嗅○起○南○海○便○奐○則○○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有頭臚

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
之祝儀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暗○伏○委○事○於○其○副○與○誓○有○司○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

詳而不繁

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故特刺史之不能以礼修祠事而神之譴也如彼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

○領○神○

○○○○含事神意

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

今刺史孔公独能以礼修祠事而神之享此多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

應也○如○此○一○事○神○詳○冊○文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頻○竟○生○色○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

前賦頌体敍事而雜采絢爛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詳○盡

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

一抑○

伏○臨時星月○但入描畫

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尊爵淨潔降登有數神

具醉飽海之百靈心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

若、或、見、之

以號、頌之体○敘事亦類○普以來遺○調也而呂○称以撰

食闔廟旋艫祥飇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

次○情景○故用○此休

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

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

一

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才入禮廟）攺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只此一段氣格正詳于祠而省于此○此○射○爲○手○也○○）周徃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承始公之至盡除（倒説上）它名之税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以下並紀孔公政績）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治人）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遝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郭明龍曰此文特以祀事爲案海神固不可知也得體

曹成王碑

句句字字著意

直敘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益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旣孝旣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此是自家慣用家法

孝子委曲苦心盡力摹寫之

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表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眞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倡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劾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事迹奇摹寫亦奇）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姓名）往戍界良以武岡判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于是以王師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惜乎此書不傳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

成王是奇男子昌黎紀次其事曲盡

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巳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其外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良兵大選江州群能著職王親

惟陳言之務去此昌黎奇怪處

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鏖長平鏺廣

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

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𡾰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戸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戸視姦宄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兵用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子亦受命有事于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人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
而詩之辭曰

敘略者許之于銘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並

武薦畯功蘇枯弱强齦其奸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公所自謂閫中肆外摘抉幽微陳言務去是也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回○獲○却○好○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奔走
從、容、處、敘、及、平、淮、客、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將、起、特、進、机 非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包○藏○不○可○遺 又 不 可 露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遣將次第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

暗○指○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

以下推次如画清塗可觀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凱、指、悉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歸重度度凡三見）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意在閒語）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以下諸將會戰之筆）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人（成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次賞功次第有差）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郎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造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粮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吏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呉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内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

求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頷頷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皆蔡人禁不往

用蔡人語感動鄰国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
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王者之政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
平淮之外複縱一着
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
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
一總
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此二句平淮之案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
堂坐以治之
收語有不盡之意妙

隨目錄出刀迎綫解劉章棘削猶蒂肩臂

殿中少監馬君墓志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二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于非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總而略　以上敘世家歷官）

（年壽男女只六十五字）

（一品題甚妙）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

描寫二人如畫然却自有分寸

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瑶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

映三人三樣句法

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非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

只數句死限悲酸

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荊川曰此歐文黃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郭明龍曰因少監而及其三代弟兄無一語道少監生平止就交情上生感另是一格

[illegible]許應尺[illegible]片兩不肯一步又詔孟郊曰於維貞耀每執不倚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亦不妄許一字此謂之相知

柳子厚墓志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矦曾（旁及曾伯祖者以顯也）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鎭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與希揚）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敍宅文章不多及

柳州之政只言者詳其羅池廟即其他皆不書獨書贖子一節椽其有德于民之大者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出脫子厚○然不放过）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子厚）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不○零○玉○叔○文○章○姓○名○○正○而○隱○）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暗伏代刘禹錫請播州一節）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尸之
之生
觀爲材
彌青黃
木之灾
之中弃
大脫羈

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如洗發出來

此以下必因當

時子厚交游中有此事故昌黎特感慨而詳及之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總案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詳子厚一生句句字字是劍

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

子○手○○○○○○○且○悲○且○憤○○○○○

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旹有人力

就○斥○窮○二○字○一○轉○極○爲○子○厚○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喜○幸○然○却○爽○然○自○失○○○○○○○○○○○

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六文嘗銘上帝曰器也不可以在車馬也不可使守器佩玉長者不利走是祇繫其逢不繫巧遇及厚其人曰諸公貴人既忘得皆樂熟軟新耳目者不喜聞是諸大抵不韓奮人故是直也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附書裴行立盧遵兩人以子厚死南夷中歸葬其費俱兩人從事故不沒之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潮州祭神文 二首

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巳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事祀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巳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其二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脤修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所失職也百姓何辜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劉雲陰卷月日也身幸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苛崛戰
神鬼處
八神眩

祭房君文

維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恍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

自古才士少年相聚輔以浮誇賈禍賢如昌黎不免

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巳有不吾如唾猶泥滓

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亡挾自恃彼婉孌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
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于馬下
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
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
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
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予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
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
文情之深
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予以股僕來告言
虎入廄處亡敢驚逐以我騄去（騄郎所乘之驢）君云是物不

駿於乘虎取而遄來寅月正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予出嶺中君㧞州下借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泌倚石有鄂無捦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遄觀南岳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地名鉤登大鮎怒頰豕狗𪓬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堦下首下虎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慱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計奪權臣不

愛南昌是幹明條讞獄抵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墓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對鬼神語有斤兩

正議祭端不可犯

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

入手

應前

一篇神領

前將天子立大議論此下專在

與刺史爭上

有處分

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柳州羅池廟銘詞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爲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除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十七卷終

古文奇賞卷之十八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　張重訂

獻平淮夷雅表　唐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轂千古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昔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

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瀘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它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踴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譔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州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爲威弧不射天罔可逃侵逼○使臣擦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亚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衆輕鬭蟻勇劣怒

跬纖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螽腰處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齏欽旨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銃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觀上略總帥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較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憖於羽檄鼓足唯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廻奉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歡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及於寢門家事勿關上已塡於左閫

卽以日月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

孔大夫貞直冠旹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日固久容府楊中丞以義烈爲巳任勛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勛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

[illegible]

牒隣管以戚犄角舉牒者

寄許京兆孟容書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甏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承歲與負辠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

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
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
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卼事旣壅隔佷忤貴近狂
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
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亦箇中情事）
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辠之外詆訶萬端（私怨并出）
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此以自指）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
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此人字恐并自己亦在其中）
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

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

惟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

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

中辠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

子厚論刑亦世所難

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

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

鄉卑溼昏霧恐一旦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

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窮蹙

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

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享孑立奉奠顧眄亡後繼

者懔懔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

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

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

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

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

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

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

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

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

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

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
[illegible]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
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
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
蒲爪誠憂恐悲傷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
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
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
平厚所自痛切處
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
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
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

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

援古之濫[illegible][illegible]者以自[illegible]

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

此則子厚末後一着

與楊京兆書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又曰凡爲文以神志爲本

耗前後遺志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應子息）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應丘墓）退託先人之廬（應舊居）以盡餘齒姑遂少非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此數字眼前不得已略）瞑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

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

如李斯峻如馬遷當如相如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

可也然而不屑

致韓公段太尉逸事書史遷既退之復以史道在職言不苟過時目○愈嘗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與韓愈論史官書

文如貫珠

正月二十一日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中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晦）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月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類）

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襃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襃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

疾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它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

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
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
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
韓書曰傳聞不同善惡頗隨人所見晦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
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亡可考非有志者
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
韓書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
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
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
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
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

道州毀鼻亭神記云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兹乎苟有不美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

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

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 應首

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它人及後生者此大惑也

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

况斯人乎
與賀失火
一般辣手

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葢亡它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畜之御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章畜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
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
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皆稱道
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
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
乃今幸為天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
其廬赭其垣以示其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
猶是蒸出芝菌以為瑞物
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
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
宥而彰之使夫畜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

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吾猶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
本色引証
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
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
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
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
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
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
來致書訪死生不悉

只李駐州
旅氣書云
米人有得
共遺與者
谷數其齒
曰吾富可
待矣兄之
術或者矣
煩兄與亦
愚之一也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亡以利世而適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年牢籠百態而無所

轉指有味

曹輔祭文
老韓駭汗以縮手兮鄭是喪氣而噤辰

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徇乎溫凊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倘乘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

覽古文章之士必高自命而爲齷齪人所黑白

以卑尊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晋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愼勿以知文許之。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人是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

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

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

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

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

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任將

晩矣而戚其幼孤徃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

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

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愼

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

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晩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

駛句天落

北海亭鄉文人學聞皆吟哦條之徒倡之以明文忠師聚和務力始天下乃

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艸埜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予讀其書聽其言發予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予以行予思其偉時之往而不得於内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旣和而敘之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亙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

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
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
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
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
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
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
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
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
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

公云楚越間声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則山川之所陶冶也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賛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恩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予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亡遠不到到則披艸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此句正見始得與末一句相應

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扳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嘗聞六群山源橋迦食舒搖滋川壓浪噴震播洒漬濆焉若海神駕雲而來下覩其四散惝恍闢合萬狀嘉者鵬厲怒者人搏欻然坌躍一黽相角風騣霧鬣撼山抉發

知吾鄉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游黃溪記

起奇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

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石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

以上次山水以下始及黃神始末

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予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

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啟後之如游者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賈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

人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艸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社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

轉更新

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環珮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堪爲岩青樹翠蔓蒙絡

溪澗日佳処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予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岩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側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此段似子虛賦）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

予嘗有云以淸生不以情然莫如予

上生青蘿冬夏常蔚然其傍多嵒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艸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摇風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未之人未嘗遊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詭設有無以相騁）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暗影自家）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不了語讀之之有遺音）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非墉臨于荒埜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于是刳闢朽壤剪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于淵源莫

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子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埜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

第二說云後來之馳于是道者吾子且爲滿損騁駛斬河當也

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語音)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華而長轂以戟

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獵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輮卻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産材良蔣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而若輮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

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内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詭車以贈

斮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亘爲棟楹

之巧何爲
故曰抱拙
終身以死
試惕○東
平呂君誅
道不勝禍
天固余欺
○憎王孫
文猨王孫
居異山德
異性不能
相容永其
氏之鼠彼
以其飽食
無禍爲可
恒也哉並
斬曲几之
旨

齊爲閫閾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傴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脇不遑息余胡斯畜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禀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癃蹇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噴呃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蹯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魍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亙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巳適器之不祥莫是爲甚烏可肥

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慾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蹢躅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廻車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語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尊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逞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悅惚舟航

寫出鬼狀

畫出濤聲

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嶕兮萬里一視岸入泓坳

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

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

齒棧𩬅鱗文肌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叉牙踔嶔

崖蛇首豨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讙嗸嬉臭腥百里霧

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

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

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罝滔危顛崩濤搜疏剡戈

鋋君不返兮碁沉顛其外大泊泙濟淪終古迴薄旋

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

流不屬泯泯超忽紛溢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蒐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頹猖狂震獮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恂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埊恬以舒蹈躁厚土堅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權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煑鹽大冶九卿匽禄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諸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

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便覺莊辛告臣論爲小毅

羆說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舉世誰將二事作商量要之有師不患無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旣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懇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矦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明來清儁精而暢言之

吏商

吏而商也汚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汚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敓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汚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敓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强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

縣得刺小州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涸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之商以故販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以救之也是而後言

楊評事集序雖其言鄙野足以傳于用然而謂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枵若子不由也

也吾衰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起廢答

柳先生旣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黨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廐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

竹走起廢
老氣

爲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覺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覺且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輦曳未嘗乏人不匿愧恐殊甚今年乞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弟學者與女釋者倀倀亡所師遂相與出覺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爨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覺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類之駒類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痝無異技硜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它馬食斥棄與皁恒少食并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縣涎屬地凡

起廢急矣

此馬起㢮之狀更如想高官爵耶

㢮之馬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亡以爲乘㢮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䮤可秣飾焉乇馬巴僰庳狹亡可當吾刺史者于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蹙之絲絡剔蚤鬋刮惡除洟垽以雕胡秣以香萁錯貝鱗纓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繆以朱綏或膏其鬣或劘其脽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旟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拒首出臆衆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三用十年奇叟將何以教我㢮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

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
良然而一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額之猶有遺也朽
人不識敢以其感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
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故作簡語轉遂妙）
遺遺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
談角智列坐爭英拔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
者驪聲卯角羈貫排厠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
倚縣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乇釋師大馬也而吾
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
矣士違吾皐于是蕪老壯齒相覷以喜且吁曰諭之

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用斷案法而筆琅琅然古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説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吏親而

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聞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王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以降守是以爲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

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君先者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

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形體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于

公皋。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

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

公所託諷宜其特已闢矣又讀銘其先人墓陰門先者之所出又凡天下言之畢集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祿豈於此輸一着耶

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蝜蝂傳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

小蟲也亦足哀矣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亡以出終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

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只淡却一刺史耳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毁齒巳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童。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已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予言之。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

爲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臥植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于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

與呂恭書以准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而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夫謊子而信子之仁義以

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
史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
○○怖○人○到○此○○○○○○○○○○○○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三豪豈可近邪

宋清傳

篇○未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
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
讐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
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
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
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

游其肉生而死不鳥置存亡皆夜焚其藏癰瘍艸木耶觀八駿圖說識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俱出矣豈特服

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極力揣摩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人
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
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
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邪或曰清非市道人
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
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
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
君睢陽廟碑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

貫之相求恩契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偕
王命橫絕內戚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
時惟南公天貞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
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
天寶末寇劇夷陵隳突河華天旋斗極之位地圯
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元老用武
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
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褰裳而千
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枉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
黜而奔師忠誼勃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

偏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宇而百雉齊固

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度通南北之奏

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

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强頓盱眙而不進賊

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

三板偪陽縣布之勁洴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

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

救國命阻絕而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亡已之强寇

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

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

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郎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亡衣之賦身離楚塋徒傷帶劒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爕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有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正猷以光寵錫斯備于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

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懂以怒寇俾其專
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
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克敵之日世徒知力
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
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
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亡替負荷恩祠宇
以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
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
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
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

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倘來麒麟閣
中郎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蹄周鄭棼棼羣兇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
梯衝外舞金完中偵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
不聳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惡孤城既拔渠魁受戮

雷霆之誅由我而遠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倬焉勛烈熟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故秘書郎姜君墓志

秘書郎姜嶨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蓋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嶨嶨生三日上曰它物無以餉吾孫卽敕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

間在蜀漢荊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
明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
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
宮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
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
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其物祭以豚酒月日
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
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鍾鼎以及壯不矍矍
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

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悖蒙詬負義得之抑抑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竪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狥彘州木凡有益于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

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困其獨豐其辱

故襄陽丞趙君墓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爲歛塟于城北之埜元和十二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塟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埜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于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詷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士是守乙巳于埜

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覯其神明日求諸塋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邪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葬焉辛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

豈翳無人而銘馬淑銘等師戲也

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旹宗元刺栁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辈之信也蘊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童神實洞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沸殈其銘旌爾勿忘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志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辛故淑爲南康諢者李君爲睦州誣狂惑見誣左官爲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爲外婦偕竄南海上

讀此逸事要知郭晞焦令諶皆異人也

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造焉聞其操
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
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
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
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凋殞逝安
窮諧鼓瑟兮湘之滸祠靈音兮永終古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
群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
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
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
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
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
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自合如此處[illegible]

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大尉曰將奈何大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大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吾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爲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辠辠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自合如此曉諭

服郭
之法
迴吉

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
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
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
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艸具既食曰
自令、知、此、聞、暇
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
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
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
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
熟歸我半是歲大旱埜亡艸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
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

此人罵忒
尋亦謂它
受得罵起

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吾與段某邪何取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舁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邪涇州埜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辜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邪諶

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內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當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

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大尉遺事覆校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或确而峚陰流洩漏瀸沒渝溢碩鼠大蟻旁穿側出虧竦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寧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噪戾佻險睽眮欺

光一評
道盡奇文

苟胜賤暗智輕囂妄走不愚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游酹觴于座與湧俱流

祭呂衡州化光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儀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寔仇之生人何罪天寔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

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殁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灾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襍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于外

韓文公祭獨由叔哀請衆萬之辛誰非天恨悲痛特甚惟情至

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勸從古至少至于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甞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

者能文刑劉賓客所以哭之者用不甚而未已爲六人于生死之際何如哉

蕩而爲大空與化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洩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咸聽之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

孫朴瑞箴。[illegible]至而防。[illegible]益而狂。張說獄儆。自昔立名。[illegible]之所

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靡備自盈。秪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得意不無穿句處

崔公山池後集序　唐　李翰

崔公吏于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希之以小山焉。山臨清池。峭絕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廬衡霍。不出于庭閒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篠森疎。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咏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序焉。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于內謂之將。鎮于外謂之使。佐其職

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參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户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東方面之寄敦書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徵奏中權之旗鼓戒群帥之鐃鐲師律旣和軍容丕肅淮

文勢雖直而脉氣甚厚。大抵唐嫌直。宋嫌弱。作者皆不免。

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綏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猿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章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于大。則將不驕。惠及于細。則卒不惰。徭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于上。而下自定。置器于平。而物自

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于未形制危于未萌伐謀之功大于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于虎賁百萬彼耆師不陣未戰先勝郤軍于談笑之際折衝于樽俎之閒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皐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産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豈可有焉翰獲庇于有禮之俗遂安于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榮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昭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鶚亏鳥下拾矢猿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非平

州且充龍武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匹馬陷重圍搖轆轤而百萬洞開驅橐駝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慴東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于人如有飛翼荐食邊鄙甚于戎夷群老憂而請焉公于是屏車徒去弓鍛曰賈弓餘勇挺身以餌之耽耽虓虓烈烈騰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亢而公馳單騎彀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翫心卽其度手儀其機左射右拂縈之疊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脈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卻走將威有所

李字畫神

勝氣有所全精專于中志正于内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攫干柔衆怯于獨其爲易也若獮狐兎聯鷙鶻雖有蹻牙冠羣亦垂頭搦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竄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扃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玆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爲侔矣鄭公旣寫其圖俾予賛之詞曰　慓彼山戎噬我封略有羣者虎載肆

李翰

騰搏邊毗懍懍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矍矍虎反如鼠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子雷霹長矢電激中戶穿胸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籍據鞍遙叱揮箠逆擊開月洸寘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壽動嵬海波為騰塞草皆赤下莊俟鬬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為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猿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來降收闓龍扇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不意風霆霹靂之下竟有一躱閃處

晏與陳黯皆奇筆

設毛延壽自解語

唐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于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于漢。而移于胡也。昔閎夭獻美女于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于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于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

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訝其貨哉

工器解

匠刀者不必自用劊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劊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

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巳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力。不欲人之善剖巳匠夯。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剖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令民敷上之臣也。淺儒謂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譬乎。材非善割善身者。淵不能用其器也。是豈獨人也。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鈍矣。而鴻門之言不用。已匡力。不欲人之善。謝己匡存。不欲人之善非為圖。材故而中務天下是業已之德言已成是者而謂

攷此相識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唐　朱閣

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予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鄭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谿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于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矣小國

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予知也哉予感嘆碑下歸解于是書之

人旱解　　　　唐　盛均

涓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庾神又不雨鬺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誅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厲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爍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一人旱求諸

政政清而俗阜令貨游于上刑默于下百姓焦愁結成假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渠擭適海豢羊望冀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十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書宣州疊嶂樓　唐　獨孤霖

詞旨俊精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于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彝亦雄如競侈由是繚步踰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廨之勳慊在第一繁綵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峰掾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顰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氷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覼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活)延走(奏)㯓藁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數響之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遠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

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春周方數間小亭如
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
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譔者不復游慮則其四美不俟
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
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
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
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而總而有
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
谿山著名而谿小頁則疊嶂之命爲宜至于闢千蹋
道沙子門户等咸有曲旨成于新致舉之則縷

漢高祖僞游議

唐　高　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于足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静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

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閒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盟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强盛小者懼于囚執是恩信

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竭以陵遲自是步姉矣。

八

面忠孝不敢干上王者之譯錄以教民曰

讀有所在亦一同趣

終篇有同彌宙宙一日天地之意

南溪白龍洞序

唐 李渤

桂水灘山右滙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巘鬪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邐迤如畫左連幽野園田雉大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巖巖人有灣壞沮洳因導為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維蛻骨如玉西北曰玄巖洞曲通坎隅晴眺灘水玄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險至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竝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奮如欒櫨支撐如連蔓藻井左覜右瞰似簾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蕩

雲鷲其玉池玄井嵐飈迴環交錯迷不可衹從夕室
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遥余獲之若
獲荆璆與隋珠焉亦疑大夫舜游此而忘歸矣遂命
發潜敞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
謡方丈似昇瑤臺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爲南溪云

叛有別境

叛解　　唐　李甘

或曰、申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讐乎、且怵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胥盜、恒、胥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

責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爲蚤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寡夫童閉盍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爲妻也爲倡且淫爲妻且禁乎

如此淡寫不累其身

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酹文　唐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風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羨至道以時酒敬酹于靈既酌既拜獻手言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全性出于胚渾入于鴻濛雲遊鳥還翁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于人未散于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齎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于清流道終播于無爲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亦一時名器

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老[illegible][illegible]俗道

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

憶箕頳猶歟先生山米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

